



寻找既远又近的北京文学

本报记者 赵昂

银杏飘落的金秋,一场场以探求文学初心为主旨的文学活动构成了第一个“北京十月文学月”,“呼唤北京文学的高峰时代”成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们的共同诉求。

那么,究竟何时能算作是北京文学的高峰时代,而今高峰时代的北京文学,对于全国文学又有何种影响?

逐水而居的那些年

在这个以文学为名的十月,我们要探访的北京文学之初心从何时而起呢?

元朝至元二十二年、公元1285年,元大都在金中都旧址的东北部落成。根据规定,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官员优先,不过,这根本挡不住各地商贾在大都安家置业。

因为,元大都修筑时,秉承了元代统治者在草原上“逐水草而居”的做法,利用当时北京周边水系,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。郭守敬开通通惠河,使得积水潭成为漕运的终点站,也让各地商贾云集在此。随船舶而来的不只是商人,还有文学。

与唐传奇的主角多为“千里不留行”的侠客居多不同,元曲的人物中商人有数不少,武汉臣《老生儿》中的刘从善是靠经商起家,关汉卿的《救风尘》中的周舍也是商人,元曲四大家中,马致远和关汉卿都是活跃在大都,其

余二人则活跃于江浙。

到了明朝,科举成了士子仅有的上升通道,大量文人因科举和升迁进入京城。上朝时,他们是手持笏板的官员,散朝后,他们脱下官服,又是文人,而进士出身,也让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。

明诗台阁体的代表人物“三杨”,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均在京为官,官至大学士。作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,李东阳长期在京任职,而与李东阳文学观点不同的李梦阳、何景明等“前七子”,也有在京为官的经历,而正是他们在京相聚讨论,方有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的文学复古运动。到了嘉靖二十七年、公元1548年,同样是在北京,考中进士的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组建诗社,“后七子”继续影响文坛。

到了清朝,满汉在北京分城而居。各地文人聚集在北京南城的各大会馆,形成了特有的宣南文化,“后三家”中袁枚、蒋士铨、赵翼均曾在京任职,其中赵翼还做过顺天府乡试的考官。而居住在京的旗籍文人,也有不少作品问世,比如众所周知的《红楼梦》。

从元朝开始,北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长期处于首都地位,来自各地文人在北京聚集讨论,使得北京在全国文学中具有“熔炉”意义。

到了上世纪初,铁路和海运的兴起使得漕运没落,北京的商业地位随之下降,学堂开办后科举取消,进士云集国子监的场景不复存在。文学爱好者聚集的城市,文学的教授者往往也会聚集于此。当时北京各大高校,吸引大批文人前来教课,大学也成为孕育文学的土壤。鲁迅曾教授中国小说史,刘半农讲新文学,

重拾京味的城市名片

“就像《四世同堂》能代表上世纪30年代一样,《龙须沟》能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样,北京文学既是体现作家的名片,也是北京的名片。”文学评论家白烨说。

到了近现代,通俗文学兴起,北京作家的笔,开始对准了北京人本身。老舍笔下的《四世同堂》,创作背景就是他的出生地,北京市西城区小羊圈胡同;1921年随着父母迁居北京的林海音,写下了《城南旧事》;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张恨水,长期在北京做报人,因在《世界晚报·夜报》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《春明外史》而轰动京城。

“京味小说不单是用北京话,说北京的事,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韵味。”作家叶广芩说,“观察我周围在北京的亲戚,包括朋友,只要你在北京待久了,都会感受到北京的古老韵味和特色,你就会受到熏陶。”

文学高峰出现,往往伴随着文学家云集。此时的北京城,国子监虽然冷清,但是报馆、学堂却热闹得很。1925年,当时的北京共有公私立大学18所,占全国47所大学的37%。除此之外,包括营造学社、考古学社在内的大批学术团体也活跃在当时的北京城,给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以心灵栖居之所。

而今,即便是那两种北京人,在北京城里也已经很少见了,操着山南海北口音的人,在一圈又一圈的环路上寻找着各自的北京梦。用评论家胡平的话来说:“这些老北京的土著都去哪儿去了呢?都上五环外了。”原住民,虽然仍然是这座城市文化载体的一部分,但已经不是全部。当然,即便是最原汁原味的原住民,几百年前来自白山黑水。

吴梅执教戏曲史……

事实上,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,身在北京,视角却放眼全国。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中的铁狮子胡同,曾经是孙中山在京的最后驻留之地,也曾是震惊全国的三·一惨案发生地。

如果仔细推究,“龙须沟”其实就是元大都建城时所用的高粱河水系遗留的暗渠,而当年在未名湖畔任教的老学究中,不少都有清朝时的功名。

当一座城市已经形成悠久且自成体系的文字脉络,就很难被时光割裂。

总有一种永恒的记忆

在白烨看来,城市转型时期,老北京人、新北京人和外地人交织在一起,错综复杂。“写老北京人很容易,因为我们有榜样,老舍先生在那儿;写新北京很难,尤其是写转型时期、变化时期的北京。”

这就好比都梁笔下的“李奎勇”和“钟跃民”,代表了两种北京人,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。当然,最后,他们都要一起面对现实的生活——共开一辆出租车。

而今,即便是那两种北京人,在北京城里也已经很少见了,操着山南海北口音的人,在一圈又一圈的环路上寻找着各自的北京梦。用评论家胡平的话来说:“这些老北京的土著都去哪儿去了呢?都上五环外了。”原住民,虽然仍然是这座城市文化载体的一部分,但已经不是全部。当然,即便是最原汁原味的原住民,几百年前来自白山黑水。

如今,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聚焦“北漂”,但是,很多作品流于表象,没有深入实质,并未产生社会影响力。“很做作,看起来就很不成熟,就是为了吸引读者,但是他自己没有东西摆出来。”评论家程光炜说。

这座城市真正魅力,还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,不论他们是老北京人、新北京人还是外地人,都是有共同特点的,而正是这一共同特点,让他们生活在这座“居大不易”的都市。“他们的这种智慧,他们鲜活的生命激情,以及性情中的大度、纯朴、幽默、调侃,这些都是北京的特色,是留在我心里的一种永恒的记忆。”叶广芩说。

北京文学,影响的不只是北京,如同很多年前的那部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,全国都在看。“北京是有这个基础的地方,人才济济,在全国应该有一个引领的作用。”北京市作协秘书长升山说。

一座四九城,数百年的文学史,昔日聚集在会馆茶肆的长衫者,他们发出的声音曾经影响了神州大地。而今,那些在咖啡店里敲击键盘的新潮作家,他们的思想转换成二进制代码,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,影响的也不只是一座城。

北京文学的高峰时代,其实既远又近。

题图为部分北京文学作家

上排从左到右:老舍、巴金、曹禺、沈从文、杨绛、邓拓、汪曾祺

下排从左到右:梁晓声、刘恒、叶广芩、史铁生、刘心武、霍达

资料照片

【美】秦家骢著 舒逊 曼予译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后浪出版公司

本书作者从他的33世祖、出生在1049年的秦观开始,叙述秦家历代祖先的生平,一直写到1959年他父亲去世。同时,以秦氏先祖的个人命运为线索,串联起这900多年间家族的变迁和国家的兴衰。既是一部隽永有趣的家族小史,又是一部恢弘壮阔的中国大历史。除了大量历史事件,还涉及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政治、军事、法律、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的诸多方面。书中还提供了32页近60张图片,本书对文言文字词、典故和相关历史事件的背景等做了注释。

《只有医生知道》(精华本)



张羽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从懵懂无知的青春期少女,到为人妻为人母,成熟而坚强,女人一生的角色转变,都和女性特殊的生理分不开,女人健康才有家庭的和谐。本书按时间顺序,精彩描写女性各个阶段与妇产科医生打交道的故事,让你从笑中有泪的故事学习到最需要的女性健康知识。“只有医生知道”系列图书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生张羽“潜伏”协和20年写就的女性健康读本,曾经获得诸多奖项。《只有医生知道(精华本)》在系列三本的基础上,重理故事线索,勘错修订健康知识,一口气读完怀孕生孩子、养娃的人间百态。

《清醒思考的艺术》



【德】罗尔夫·多贝里著 朱刘华译
中信出版社

这是一本横跨心理学、哲学、企管等领域,涵盖52个生活、工作、投资、爱情上最常见思考错误的经典作品。《清醒思考的艺术》不仅指陈思考错误,更提出有效对抗妙招,预防掉入隐形思维陷阱,让你看清思考盲点,清除决策障碍,选对思考方法,做出正确选择。每个思考错误搭配一幅风格独特的插画,实用性和娱乐性兼具。作者既有深邃的洞察能力,又有出色的讲故事能力,穿插生活趣事、名人轶事、历史故事、爱情关系、投资理财、股票买卖、心理学实验等,叙述风趣、幽默,耐人寻味。

《疯子的自由》



【法】弗朗索瓦·勒洛著 郑园园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18世纪末的法国巴黎,大革命的暴雨即将到来,社会激流涌荡,人人似癫如狂。在这个举世皆疯狂的岁月里,那些被送进疯人院的真正的疯子,因为一位医生的到来,逐渐终结了贱民、畜牲与恶魔的境地,重获尊严与自由。菲利普·皮内尔,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,现代精神医学之父,在与野蛮和贪婪战斗的同时,如何才能真正解救在人们心灵上的枷锁?在解放病人的道路上,是否也因此更向前一步,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?在这个破碎飘摇的年代里,爱情又将是什么滋味?本书是一部生动书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疯人院真实状况的小说。

金庸告江南,“笔墨官司”不如不打

邓崎凡



联结阅读力量 创变阅读价值

第六届书香中国·北京阅读季盛典举办

本报讯 (记者苏墨) 10月26日~29日,第六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举行。此次阅读盛典以“联结+创变”为主题,分为颁奖典礼、书香长廊、第六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成就展、“阅读+”系列对话、“就爱你阅读”互动体验单元、“名家大讲堂”6大板块。

2016年北京阅读季联结了300余位著名作家、学者、出版家、资深书评人和阅读推广人、300余家出版和文化机构、100多家媒体、60余家网站等多元阅读推广力量投入到了北京市全民阅读活动中来。为了联结更多的阅读推广力量,第六届北京阅读季创新推出“阅读+我”行动计划,为每一个参与阅读推广的“我”提供话语空间和展示机会,充分发动全民阅读中“我”的参与积极性,倡导个人和社会组织从“我”做起,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目前,北京16区开展各类阅读活动近2万余场、受众达1000万以上。

北京阅读季从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平台中甄选出191家在2016北京阅读季开展过程中贡献心力的机构,包括33家优秀组织机构、82家优秀合作机构、26家新闻传媒机构优秀推广奖。本报荣获新闻传媒机构优秀推广奖。

2016年亚洲好书榜揭晓年度图书“话题王”

本报讯 近日,由新浪读书、微博读书联合主办的“2016亚洲好书榜年度盛典”在北京举办。本届盛典云集刘同、大冰、辛夷坞、苏芩、独木舟、沈煜伦、苑子文、苑子豪、卢思浩等微博当红作家,揭晓产生微博年度影响力作家、微博年度影响力作品、微博粉丝影响力作者等十余项奖项。

本届亚洲好书榜单中,青年畅销书作家沈煜伦凭新书《四世生花》位列亚洲好书榜总榜、话题榜、分享榜三料冠军,总分达到16936786,话题互动阅读数6319597,图书page分享数2481490。中国男歌手、演员张艺兴凭借《何以笙箫默》登上年度总榜第五名,收获高达6316925的分数。此外,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作者、“青年榜样”刘同凭新书《向着光亮那方》登上好书榜前三甲。

“粉丝力量”是亚洲好书榜评选的重要依据。据主办方介绍,亚洲好书榜成立一年,聚集了众多超人气作家,通过粉丝力量制造流行,促进优质图书的推广和传播。本届好书榜共有264万人次参与打榜,榜单阅读数达76亿。(苏墨)

数千万元的版税占据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的位置。

显而易见,《此间的少年》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,金庸功不可没。“且不管有没有抄袭情节和人物关系,如果没有这些金庸作品里的名字,我不认为当年会有多么多人看《此间的少年》。没有《此间的少年》,就没有江南。”——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,当年《此间的少年》主要读者群是网友。

两人的官司打得也斯文,金庸本人尚未就此事发表观点。不过,金庸显然对别人借己谋利不满,他曾说过,“文学一定要原创,有些网民拿我小说的人物去发展自己的小说,是完全不可以的。在香港用我小说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钱的。”金庸还曾提到,香港导演周星驰在电影《功夫》中用了他塑造的杨过、小龙女等人物,每用一次就要付1万港币。当然,联系到金庸曾经以1元的价格出让版权一事,他未必真要赢这500万的赔偿金,借此给“不守规矩”的后辈一点教训倒很有可能。

《此间的少年》是江南早年的作品,书中的人物姓名来自金庸作品,以宋代为背景,以北京大学为模板讲述了“汴京大学”里乔峰、郭靖、令狐冲等“大侠”的校园故事。

该书是江南的第一部小说,也被不少人认为是江南最好看的作品,2002年出版,先后再版三次,以此为起点,江南近年来动辄以

数千万元的版税占据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的位置。

时写这部《此间的少年》是“娱人娱己”。他为22岁那年的孟浪和唐突感到抱歉,并对由此给金庸造成的困扰感到非常自责”。至于官司本身:“少债老偿,天经地义。律师怎么应诉,法庭怎么判,我就怎么办。”

当事方心平气和,旁观者却有些坐不住了——因为官司的宣判有可能影响到许多如22岁那年的江南一样的网络作家们的命运。

目前,网络小说有一种很流行的类型,即同人小说(Fanfiction),指的是利用原有的漫画、动画、小说、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、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小说。《此间的少年》就属于此类。

这种类型的小说是否侵权在技术上的认定一直存在争议。若二次创作借用原作的故事情节,则可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认定。若仅是借用原作的人物角色,并没有大量借用原作的表达,具有独创性,那么作品究竟是属于对他人作品的修改、改编、演绎还是合理使用,目前在业内并未达成共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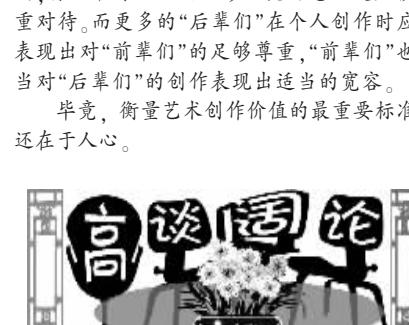
不同作家对别人借用自己创作的人物心态各异,这好比是自家孩子,有的人不愿意把孩子借给别人做劳力,有的人则乐得看自家孩子有出息帮上忙。而当这孩子创造出可

观价值时,事情就更复杂了。

因此,即使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(依据以往判例的法律精神对当下案件进行裁决),此案宣判结果也将具标杆意义,结果如何会影响“写作营生”的兴衰存亡。

这场官司里文坛前辈和作家首富各有拥趸,各有各理,难分高下。而我却认为,最好的结果则是这官司不如不打,两人庭外言和——作为大师的金庸让后辈意识到不当后适可而止,作为后辈的江南则应表现出足够的道歉诚意,并停止借《此间的少年》获利,将此书再次改编电影之类的想法更应慎重对待。而更多的“后辈们”在个人创作时应表现出对“前辈们”的足够尊重,“前辈们”也当对“后辈们”的创作表现出适当的宽容。

毕竟,衡量艺术创作价值的最重要标准还在于人心。



古人为何“坐读经史、卧读小说”?



说到古人读书发奋用功,欧阳修的“三上”——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——大概属于流传最广的故事。即使在今天,在枕上、厕上读书想必也是很多人的习惯。但在马上读书的说法,却有待商榷。以现代社会的体验,即使在颠簸不算明显的汽车上看书,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因晃动而晕车,更何况在马上看书。

事实上,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产生讹误,才导致今人误以为欧阳修利用“三上”学习、读书。关于“三上”,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这样写道:“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‘三上’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言之,欧阳修是在“三上”作文,而非读书,并且他给出自己的理由:可以更好地构思。

虽然欧阳修并没有说自己在“三上”读书,但在同一则笔记中,他却道出同时代文学家钱惟演的类似癖好——“(钱惟演)在西洛时尝语僚属,言:平生惟好读书,坐则读经史,卧则读小说,上厕则阅小辞。”史部收录各种史书。古代经史不分家,合称帝王之学。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,书名即来自宋神宗御笔——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。龚自珍“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”也表

明,在古人眼中,“史”与“政”是密切相关的。史部于古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